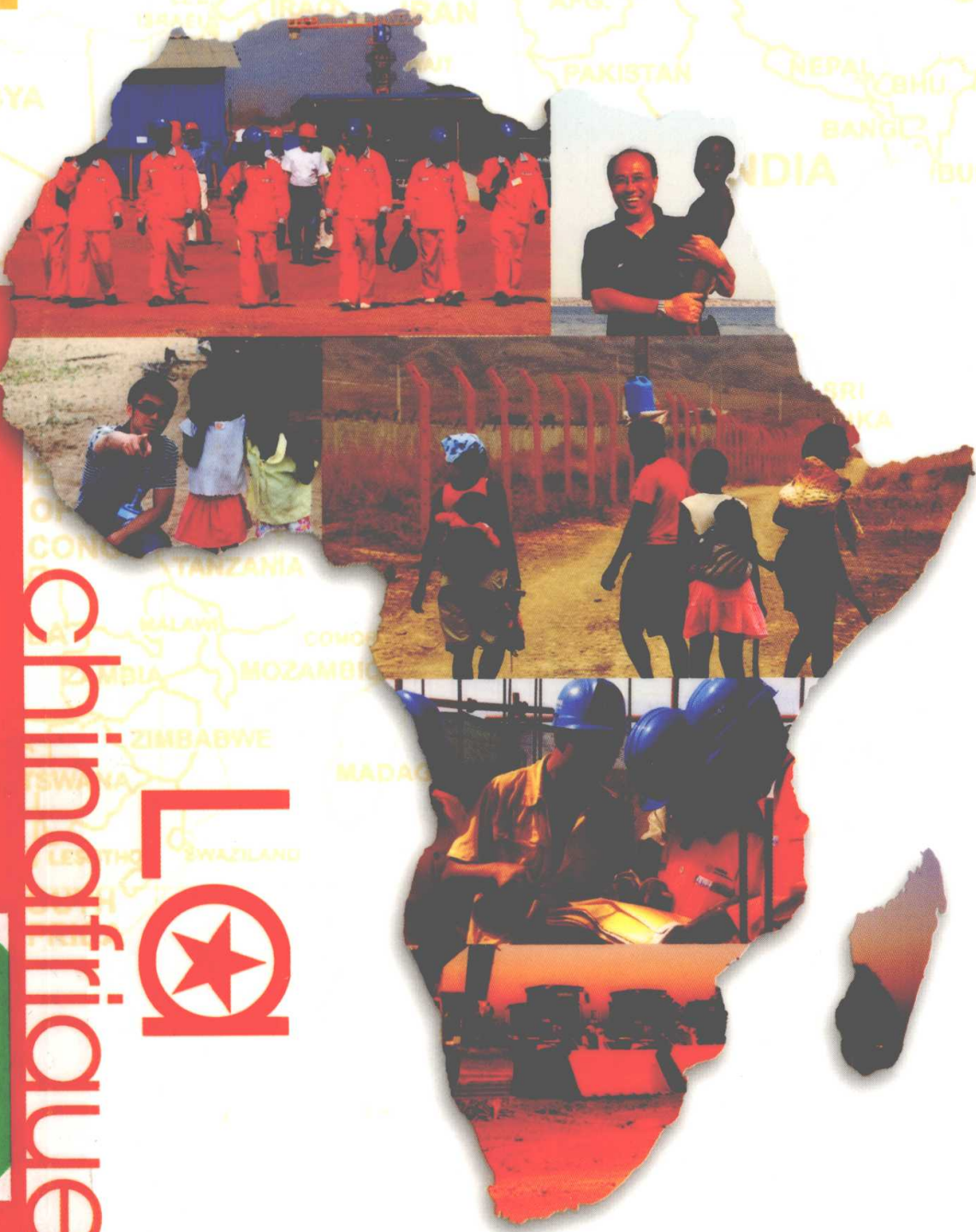


中国的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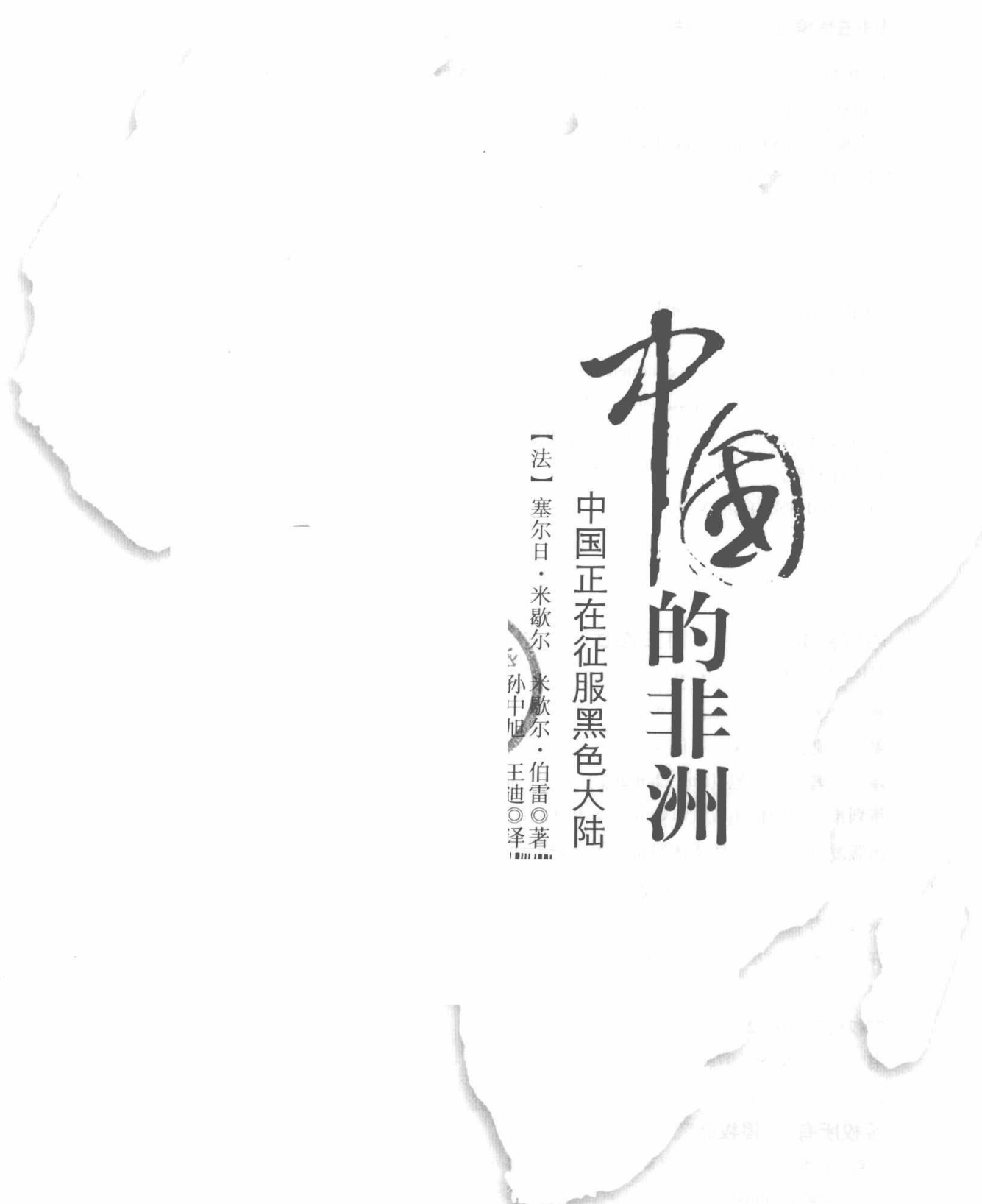
中国正在征服黑色大陆

【法】塞尔日·米歇尔 米歇尔·伯雷 著
孙中旭 王迪 译



China in Africa





中国的非洲

中国正在征服黑色大陆

【法】塞尔日·米歇尔

米歇尔·伯雷◎著
孙中旭 王迪◎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非洲：中国正在征服黑色大陆 / (法) 米歇尔·伯雷著；伍兹摄影；孙中旭，王迪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0

书名原文：La Chinafrique: Pékin à la conquête du continent noir

ISBN 978-7-5086-1636-0

I. 中… II. ① 米… ② 伯… ③ 伍… ④ 孙… ⑤ 王… III. 中外关系：对外经济关系—概况—非洲
IV. F12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4622 号

La Chinafrique: Pékin à la conquête du continent noir by Serge Michel, Michel Beuret & Paolo Woods.

Copyright © Grasset & Fasquelle, 2008.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有删节。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的非洲——中国正在征服黑色大陆

ZHONGGUO DE FEIZHOU

著 者：[法] 塞尔日·米歇尔 米歇尔·伯雷

摄 影：[荷] 保罗·伍兹

译 者：孙中旭 (Sun Zhongxu) 王 迪 (Wang Di)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 插 页：9 字 数：256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9-0435

书 号：ISBN 978-7-5086-1636-0 / F · 1701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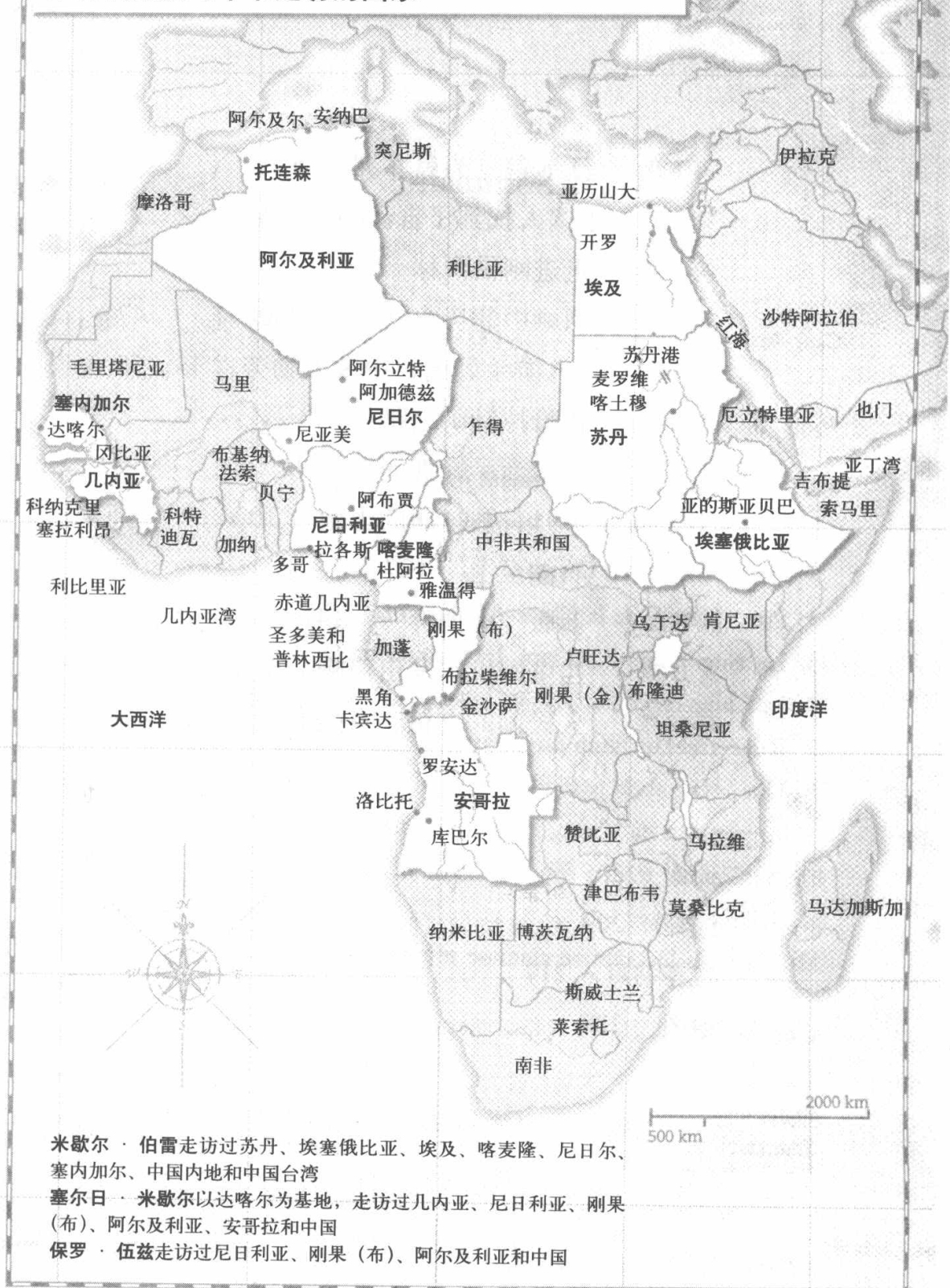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作者们为撰写本书走访的国家



中国给予我们的东西实实在在，而西方给予的难以触及。如果没电可用，没活可干，透明和良政又有何用？民主又不能当饭吃。

——塞尔日·蒙布利

刚果（布）总统府顾问，布拉柴维尔

LA CHINA FRIQUE

PÉKIN À LA CONQUÊTE DU CONTINENT NOIR

序

我们在布拉柴维尔的大街上走了约 10 分钟，这时一群正在踢球的刚果小男孩停下来向我们高声说道：“你好！你好！”白人在非洲习惯听到“hello mista”、“salut toubab”和“Monsieur Monsieur”等英语或法语的招呼声，但这群小孩站在街上，排成一排，面带微笑，却使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们大声用汉语说完“你好！你好”后，转身就又跑去玩了。

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中国人。

在距此几百米远的地方，一家中国公司正在建设刚果（布）新的国家电视台。这座金属结构、玻璃幕墙的巨大建筑仿佛从天而降，落入这个街区。在街口，这家公司还为一位政府要员建了座豪华别墅，可能是为了感谢他在公司获得电视台工程中给予的帮助吧。在市内，其他一些中国公司正在为刚果外交事务与法语国家事业部新楼做最后的收尾工作，还有一些正在修补内战中建筑物墙面上留下的弹孔。

从这里再往西北走 2 250 公里，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郊区，有家名叫

纽比斯科的饼干厂，一直被认为受过诅咒。这座工厂建于尼日利亚 1960 年独立之前，由一个英国人创立，此后数度易手。但在这个石油出口和贪污腐败抑制了其他经济活动的国家里，没有一个买家能从中赚到大钱。然而，在 2000 年，工厂的前任老板——一个印度人把这个濒临倒闭的饼干厂卖给了现在的中国商人——朱先生。2007 年 4 月的一个上午，我们走进了这家工厂，扑鼻而来的是飘浮在空中的面粉和白糖的味道。工厂传送带每小时能运出三吨小饼干，这些饼干随即由十来个女工进行包装。朱先生笑着说：“我们厂生产的饼干仅能满足尼日利亚 1% 的市场需求。”

所有记者从非洲回去后，脑海里往往都浮现出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挨饿的孩子、部族冲突和令人费解的暴力事件。我们近年来在非洲的采访活动中，也曾目睹同样的惨状，但这次，就在开始撰写本书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非洲，景象完全不同——用中文跟我们打招呼的布拉柴维尔小孩、拉各斯的饼干厂和苏丹的高速公路，而这些都是 2007 年夏天我们在非洲所目睹的。

我们在从喀土穆到苏丹新港间的公路上行驶了两个小时，这时我想起了英国记者罗伯特·菲斯克¹的一本书。1993 年，就在这条高速公路左侧的一个小村子里，菲斯克采访了因号召对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人进行圣战而被迫流亡到这里的本·拉登。为了感谢苏丹人的收留，本·拉登曾向菲斯克说他要建设一条长 800 公里、连接喀土穆与港口的新高速公路。然而 1996 年，本·拉登不得不再次出逃，逃到了阿富汗。在那里，他不再兴建工程，而是干起了其他勾当。可谁来完成本·拉登在苏丹未修完的路呢？中国人。他们甚至想在这条公路旁边再修一条铁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公司大规模进入苏丹，现已在当地累计投资 200 亿美元，尤其是石油开采领域，如今这些油田出产的石油已达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10%。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讲述中国在非洲的故事，我们奔波数千公里，走访了 15 个国家。撰写本书的想法虽在我们脑海里已有一段时日，但直到 2006 年 10 月底和几内亚已故总统兰萨纳·孔戴会面后，我们才下定决心

完成此书。当时，孔戴已经十来年没有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为什么他那天能在距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三个小时车程的家乡接受我们的采访呢？现在想来，面对当时外界风传他已生命垂危（他实际上又活了两年，直到2008年12月才去世）、几内亚社会已陷入混乱的局面，孔戴接受我们的采访可能是要证明他还活着。尽管孔戴的别墅占地甚广，装修华贵明亮，还有私人湖泊，但我们对话的气氛一直很阴郁。孔戴认为他的政府中大部分部长都是“贼”，斥责白人“从未放弃殖民者心态”。此外，他还夸耀了几内亚的农业，但当谈到几内亚近海发现的石油带时情绪变得很激动，他认为这些石油会让几内亚变得更加腐败。

在这次谈话中，孔戴只有一次脸上露出了笑容，那就是我们谈到中国的时候。他大声赞扬：“中国人真是没得比！至少，他们非常勤劳，能和我们一起在泥里滚，像我一样下地种田。我曾给过他们一块非常累人的土地，你们应该去实地看看他们带来的变化。”

中国人出现在非洲不再是件令人惊叹不已的事。最近四五年，我们在安哥拉、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塞拉利昂进行采访的时候，就发现中国人已经遍布非洲各地。中国人好像突然鼓起十倍的干劲，一下子就来了，完全超出所有非洲人的想象，不仅几内亚老总统孔戴（只到瑞士治病才出国）无法想象，布拉柴维尔的那些分不清欧洲人与亚洲人的小孩子更是无法想象。

中国人在非洲已不再只是地缘政治专家研究的主题²，而是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话题，并成为非洲大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专家和记者们却总不停地思考下列宏观经济数据：1980~2005年，中非贸易总额增长了50倍；2000~2006年，中非贸易总额从100亿美元上升到550亿美元；原来预计2010年贸易总额达到1000亿美元，但这在2008年就实现了。目前，在非洲大陆已有900家中国企业。2007年，中国超过法国，成为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

当然，这还仅仅是官方数字，并不包括当地华人的投资。另外，非洲有多少华人呢？根据2006年底在华人群体数量最多的南非举办的一次大学论

坛提供的数据，整个非洲大陆大约有 75 万华人。非洲媒体记者们有时也称在非华人有“几百万”。中国方面，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黄泽全曾到过非洲 53 个国家中的 33 个，他估计的数字最高。在接受《中国贸易报》³ 采访时，他曾说有 50 万华人生活在非洲（而在非洲，黎巴嫩人的数量是 25 万，法国人不到 110 万）。

这些华人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蚂蚁大军，没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也不知道长相如何，他们毫无声息。所以常听到记者们抱怨，抱怨他们不配合，不愿接受采访为自己说话。现在文章又总是把他们描写成不安分的群体，甚至干脆直接污蔑他们，好像中国这支新兴力量来到非洲，仅仅就是给非洲增加一重灾难，反正非洲现在经受的苦难也不算少。

让我们再换个角度看问题。对中国来说，走上非洲大舞台可以更好地展示其世界大国的能力，表明它不仅在国内，即便是在地球上最贫瘠的土地上也同样可以创造奇迹。对非洲来说，这可能是非洲 20 世纪 60 年代非殖民化以来期盼已久的腾飞之机，是号角唱响的时刻；这不仅是孔戴总统的最后希望，也是 9 亿非洲人民的最后希望。下面我们谈谈这场戏中的几个关键人物。

先说中国人。如西方所讲的那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大量贫困的人口一直封闭地生活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1978 年 12 月，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就提出极富革命性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0 年后，这句口号已经成为 13 亿中国人的信条，而且其中一部分人也的确已经富了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其他人，尤其是农村人，他们的生活却甚为艰难，无以为继。所以很久以前，这些中国人就努力摆脱土地的束缚，外出找寻更好的生活。目前，全世界华侨人数为 1 亿左右，是人数最多的海外群体，同时也是最富有的群体。华人移民海外，特别是到达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比西方的基督徒要早，但大规模移民却从 19 世纪末才开始，而此时欧洲人已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黑奴贸易发展为苦力贸易，也就是贩卖华工⁴。奴隶制度被废除后，当时一些大工程，如澳大利亚的煤矿、巴拿马运河、比属刚果的铁路、莫桑比克的铁路、西伯

利亚大铁路以及美国的太平洋铁路等只能选择雇用华工，华工的数量亦从几名增加到 800 万。1870 年，旧金山华工数量已达 5 万。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华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仍在继续，但主要移向比较发达的欧洲和北美地区，人数达千万以上。

但直到 2000 年，中国还是限制类似的移民行为，怕他们出国后给国家抹黑。现在中国政府不一样了，已开始鼓励公民海外创业，尤其鼓励有胆识的人去非洲谋出路。在中国领导人的意识里，尤其是在胡锦涛主席的意识里，移民去非洲已成为降低人口压力、解决经济过热和污染问题的方法之一。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匿名接受《费加罗报》⁵ 采访时表示，“我们中国有 600 条河流，但 400 条已被污染成为死河。如果不向非洲输出 3 亿人，我们则无法摆脱目前的窘境”。

目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迈出了去非洲的步伐。

全球化的最后一步是文化的碰撞。地球上相距最远的两种文化的碰撞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在非洲，中国人在他们的“新远西地区”不断地探索，发现了广阔的空间、异国的风情、别人的拒绝和种族主义，丰富了个人经历，甚至是内心的世界。他们明白了这个世界比《人民日报》所描写的要更复杂。他们时而觉得寄人篱下，时而又觉得自己是民族英雄，是征服者，也是施舍者。当然，他们愿意生活在一起，保持原来的饮食习惯。他们不会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也不会去学英语和法语，对当地习俗常常嗤之以鼻，更不要说娶一个非洲女人了。中国人在长城之内封闭地生活了几千年，可能早已失去适应其他文化或与其他族群共同生活的兴趣，但到过非洲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如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转型带给中国社会的变化一样，那些长期在非洲的中国人必然会萌生许多新想法、新追求，他们在异域的旅行和发现无疑会动摇中国人固有的惰性。

此外，自加大在非洲的活动力度以来，中国政府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严格恪守“不干涉内政”宗旨的前提下，中国政府逐渐明白对某些专制独裁的过度支持也会给自身带来很大的麻烦。中国政府曾和苏丹与津巴布韦保

持了最亲密的盟友关系，但目前已开始劝说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地区保持克制，在津巴布韦问题上也显得谨小慎微，不再支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下面再看看非洲。殖民大国对非洲的掠夺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此后，为了永久保持其利益，他们开始支持非洲那些最为粗暴的政权。从1960年到2000年，西方国家共向非洲提供了4 000亿美元援助，而这4 000亿美元，相当于土耳其2007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可以视为非洲精英们存在西方银行的一大笔基金，但根据时下流行的理论，这些援助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使事态有所恶化。非洲尽管是在西方因负罪感而给予援助的条件下才得以存续下来，但最终还是对西方的援助失去信心。蒙昧无知、独裁专制、种族屠杀、战火连绵、疾病横行、沙漠蔓延，非洲永远是受害者，在那里的所有发展项目无法取得成功，非洲根本无法从全球化的盛宴中分到一杯羹。斯蒂芬·史密斯在《黑非洲学》⁶一书中这样写道：“从独立至今，非洲一直在努力重返殖民时代。至少，如果这就是目的，他们也不会干别的什么。”此后，他还讲了更耸人听闻的话：“非洲最终只能是失败，没人能在非洲成为赢家。”

他错了，中国就是赢家。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迫切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而非洲的石油、矿产、木材、渔业资源和农产品等原材料恰恰十分丰富。中国不会因为非洲没有民主、腐败盛行而踟躇不前。中国人习惯睡在席子上，也没有每天吃肉的习惯，所以他们在非洲找到了机会，而其他人在那里看到的却是不便和精力的浪费。中国人能够在非洲坚持下去，而西方人却只能认输，转战它处以便获得更可靠的利益。中国人看得更为长远，他们的目标与以前的殖民者并不相同，不再是抢占地盘、划分势力范围，而是有着长远的规划，着眼于整个非洲大陆。有人认为这是采用了《孙子兵法》“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还有人认为这是北京反复强调的伙伴间的“双赢”。事实上，中国获得了非洲的原材料，在那里销售廉价的初级产品，为此，中国人修建公路、铁路和政府大楼。非洲不是缺能源吗？中国就在刚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建水电站，并且着手帮助埃及重启民用核计划。非洲不是缺电

话吗？中国就在非洲铺设光缆，架设无线网络。当地人不是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吗？中国就开设医院、诊所和孤儿院。白人不是傲慢无礼、喜爱自我吹嘘吗？中国人却表现得十分谦恭，处处务实。非洲人最终被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所打动。目前，有好几百万非洲人能讲汉语或正在学习汉语，并且还有一些人对中国人锲而不舍、坚毅勇敢及高效行事的风格赞叹不已。在这场竞争中，整个非洲都是受益者，而西方的、黎巴嫩的还有印度的企业则被严重削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国通过签署友好合作协议，提供无息开发贷款等方式，使法国、英国和美国在非洲事务上，乃至在非洲人的心中都遭到排挤。同时，长期在非洲经营、坚持“非他即我”政策的中国台湾也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挤压。胡锦涛数次访问非洲，其堪称无敌的外交使团成效显著。为了使自己在非洲的活动能像在超市的货架间行走一样自由，中国秉持不结盟精神，灵活地推广中国发展模式，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这枚苦果，而后者曾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极力吹捧，其主要内容为私有化、民主化和政治透明。就这样，胡锦涛彻底颠覆了从殖民时代沿袭下来的非洲发展模式，如“法国非洲”那样的模式。但中国目前的行事方法，有些是法国很早前就用过的，如在支持独裁政权的同时还支持大企业。当初雅克·福卡尔为了将法兰西帝国扩大到整个法属殖民地，建立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网络。但在20世纪90年代，因当时法国政府采取对非洲保持距离的政策，而且在突然对独裁者发难的同时还对非洲普通民众的命运采取了漠视的态度，福卡尔的庞大网络迅速土崩瓦解。

法国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宗主国，还是殖民者，空谈且傲慢，它仿佛没长眼睛，根本无视非洲正在发生的变化，无视非洲正在因原材料价格飙升而变得富裕，所以当中国大举进入非洲市场的时候，它只能退却。

鉴于此，与其说中国进入非洲是在描述全球化时的一则形象比喻，不如说这是中国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平衡的一种冲击，亦是地缘政治上的一次地震。中国落户非洲，会威胁西方的利益吗？中国会为

黑暗的非洲送来神灵之光吗？中国会帮助非洲最终自己掌握命运吗？我们深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几篇文章是不够的，而是要深入实地，一点一点地考察，要同中国人和非洲人进行直接对话，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们的生活。完成此书，实有必要。

* * *

在我们对孔戴总统的采访行将结束之时，他发出了几道命令，以便我们次日能够在科纳克里采访到一两位部长。但实际上，部长们也都很苦恼，他们向外界倾诉的心情尤为迫切，所以当我们在总统府采访他们的时候，仿佛我们是传教士，他们是忏悔者，排着长队向我们倾诉。

时任几内亚矿业部长的奥斯曼·西拉刚刚从德国开会回来。几内亚铝土储量居世界第一，此次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会议专题讨论了该国的巨大矿业潜力。由于国际市场铝材需求旺盛，铝土冶炼企业对矿石的需求翻倍，所以这次会议上，所有的跨国矿业巨头都向他投以期待的目光。

但这位部长仅扫了他们一眼：西方在几内亚开采了 40 年的铝土，但几内亚人连一个子儿也没赚到。2007 年，矿区工人的月薪仅相当于一袋大米的价格，只够一家人吃两个星期。至于在其他方面的花费和剩下的那两个星期靠什么生活，几内亚人只能自己想办法。世界第一大铝材生产商，美国铝业巨头美铝集团 2006 年的纯利润达 2 640 亿美元，比 2005 年翻了一番，在其官方主页上，有一个叫做“一把土的魔术”的栏目，自称它已掌握了铝土精炼的“艺术”，即从 4 吨铝土中提炼出 2 吨氧化铝，经过再次提炼则得到 1 吨纯铝。“1 吨铝，可以生产 6 万个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或百威啤酒的听装铝罐，抑或可以生产 7 辆汽车的底盘，或者可以生产 4 万个电脑硬盘，这 4 万个硬盘足以储存到目前为止（人类）出版的所有书籍的内容。而这一切仅源自满满一卡车的小石块。这几乎就是一场魔术，而我们为拥有具有如此能力的魔术师感到万分自豪。”

几内亚年铝土生产能力达 2 000 万吨，这 2 000 万吨铝土能够制造出

3 000 亿个啤酒罐或 3 500 万个汽车底盘。但由于这些出口的矿石不经任何加工，不会增加工作机会也不会产生附加值，更不会带来可观的财税收入，所以当地居民根本买不起罐装啤酒，更买不起汽车。再说，这个国家也没有多少适合汽车行驶的公路。这 2 000 万吨铝土矿也够生产 2 000 亿个电脑硬盘，但几内亚人没有电脑，硬盘无处安装，几内亚更是缺电，电脑即便安装了硬盘也无法运转。每当考试临近的时候，科纳克里的学生都会去那个偏远的机场停车场，在那里整夜地复习，因为这是科纳克里市唯一有照明的地方。

诸如美铝集团和加拿大铝业集团这样的铝业巨头总是操着同样的说辞：几内亚铝土精炼所需的电能严重不足。但这种托词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几内亚境内河流众多，素有“西非水塔”的美誉，专家曾勘探出 122 处适合修建水电站的地方。出路何在？西拉部长出了一口气，说道：“那就是中国人，他们是唯一提出‘一揽子’计划的国家，也就是提供全套的工程，即一座铝矿、一个水坝、一座水利发电站、一条铁路和一家炼铝厂，而这一切所需的资金全部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工程完工后则以生产出的铝来偿还。在这样庞大的工程中，我们不仅一分钱没花，还增加了税收，扩大了就业，而且增加了基础设施和电力供应。”西拉部长有些气愤地补充说：“而每当我们向美铝集团提出同样要求的时候，他们的答复总是千篇一律，‘我们的工作炼铝，不是修水坝’。”

公共工程部部长看起来也很沮丧。欧盟以几内亚缺乏良好的治理和民主为由，终止了对几内亚的援助达 6 年之久。2.32 亿欧元由此被冻结在布鲁塞尔的银行内。这期间，首都科纳克里马路上的大坑和财政预算一样都大得不得了。有一个雨季，雨量特别大，洪水冲毁了通往恩泽雷科雷的公路，其中有一段路上的沥青被冲得一干二净，致使这个林区与几内亚其他地区隔绝了很久。物价也疯涨，反叛活动不断爆发。还是那样，我们得到了中国的帮助：“同其他国家相比，他们工作得更快捷，所需花费也更少。不仅免除了我们 4 500 万美元的债务，还再次借钱给我们。”

接下来是几内亚外交部长，马马迪·孔戴，他看起来比其他人更着急。

“中国人正在击退在非洲的欧洲人。中国的黄金准则就是互利，他们没有政治目的，只追求和我们共同繁荣，只求一份双赢的协议。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我是驻中国大使。3 个月前我才回来，参与中国对几内亚投资的谈判，10 亿美元的投资。对不起，请将采访的速度放快一点。我一会儿还要启程去中国，参加 11 月 3 日至 6 日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11 月 3 日？今天是 10 月 31 日。我们与其他西方记者一样，一直在打探这次峰会的确切日期。但看起来这个日期被视为机密，尽可能地保密到最后，好像峰会组织者只希望告诉非洲国家元首及非洲各国官方媒体。总之，留给我们办理中国签证的时间仅剩 4 天了。

LA CHINAFRIQUE

PÉKIN À LA CONQUÊTE DU CONTINENT NOIR

目 录

序 V

第1章	红地毯专为黑非洲而铺	1
第2章	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的“远西地区”	17
第3章	走进刚果雨林	33
第4章	回顾中非历史（1421~2008年）	47
第5章	黑人游手好闲，中国人勤劳肯干	55
第6章	撒哈拉铀矿之路	77
第7章	中国商品蜂拥而至	93
第8章	苏丹，被征服的土地	107
第9章	石油至上	127
第10章	新版“大博弈”	141
第11章	当中国机车发出声响	163
第12章	人民间的友谊，有酸有甜	183
	结语	195
	致谢	205
	注释	209
	参考书目	217
	地图	228

第1章

LA CHINAFRIQUE

PÉKIN À LA CONQUÊTE DU CONTINENT NOIR

“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世界，一旦如此，我们会紧紧跟随你们。
当你们上了月球，我们也不愿被扔下，我们愿同你们在一起。”

——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会见胡锦涛主席时的讲话

拉各斯，2006年4月

红地毯专为黑非洲而铺

2006年11月3日这一天所有到北京的人都会看到这里到处都立有用汉语、英语和法语写的“热烈庆祝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的巨大宣传标牌。但热烈庆祝什么？北京峰会还没召开呢。其实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礼仪：东道主要欢迎来宾和庆祝即将发生的事件以期获得圆满成功。除了和中国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5个国家外⁷，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来了。即使是2005年10月才与中国台湾“断交”的塞内加尔和2006年7月才与中国复交的乍得也都来了。此前，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召集这么多非洲国家的高级代表团。48个非洲国家（非洲共有53个国家）齐聚一堂，41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代表8亿非洲人民率团出席。再加上全体中国人，北京峰会涵盖的人口达到20亿，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3。

11月3日早晨，以五星红旗为中心，与会各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上迎风招展。街道两侧，巨幅宣传海报一字排开，海报上代表非洲的一只黑手与代表中国的一只肤色较浅的手紧紧相握。此外，许多反映非洲特点的海报也非常吸引人：大象、斑马、长颈鹿等。